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纪德卷



L'Immoraliste La Porte étroite

[法]纪德——著
李玉民——译

背德者
窄门



漓江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纪德卷



背德者 窄门

[法]纪德 / 著

李玉民 / 译

L'Immoraliste
La Porte étroite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背德者·窄门/[法]安德烈·纪德著;李玉民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4

ISBN 978-7-5407-8502-4

I. ①背… II. ①安…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8129 号

BEIDEZHE · ZHAIMEN

背德者·窄门

[法]纪德 著

李玉民 译

出版人:刘迪才

出品人:张谦

责任编辑:张谦

助理编辑:辛丽芳

书籍设计:石绍康

责任监印:张璐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编:541002

发行电话:010-85893190 0773-2583322

传真:010-85890870-814 0773-2582200

邮购热线:0773-2583322

电子信箱:ljcbs@163.com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刷: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河北省三河市洵阳镇化甲屯小学东 邮编:065299]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9.75 字数:202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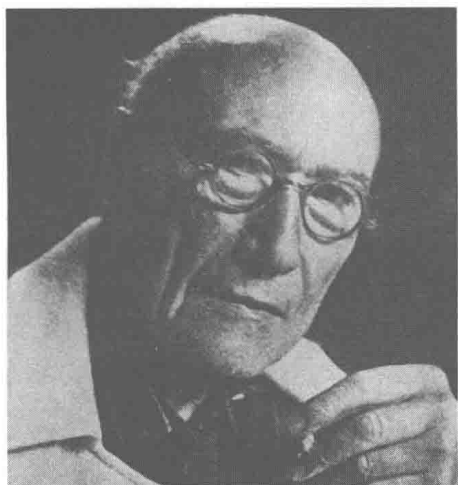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07-8502-4

定价:46.00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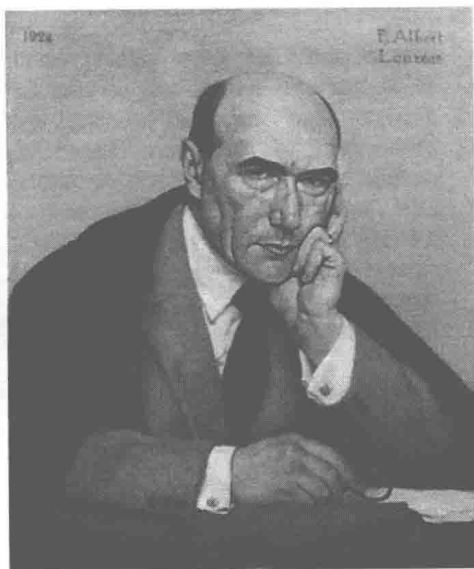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联系调换



安德烈·纪德
(André Gide, 1869—1951)



年轻时的纪德（18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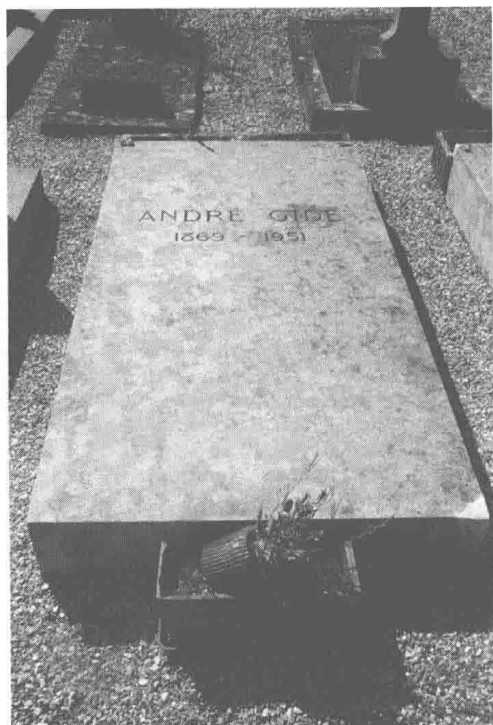
纪德画像（保罗·劳伦斯 / 作，1924）



纪德和女儿卡特琳（1947）



纪德和萨特（1950）



位于法国上诺曼底大区库沃维尔的纪德墓

作家·作品

纪德为我们所做出的最可贵的贡献，是把上帝的没落和死亡体验到底的决心。他本可以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对一些概念进行赌博，在二十岁时就确定他的信仰或他的无神论，并且终生保持下去。与此相反，他要检验他和宗教的关系；把他引向他最终的无神论的生动的辩证法，是一种缓慢的发展，这在他之后是可以变化的，而不是由一些概念和观念规定死了的。他和天主教徒的无休止的讨论，他感情的流露，他的含有讽刺意味的反复，他的讨好，突然的决裂，他的进步、停滞、旧病复发，他作品中上帝这个词的暧昧，即使在他只相信人的时候也拒绝放弃这个词，他全部严格的经历，归根结底要比一百种论证更能启发我们。他为我们经历了一种生活，我们只要读他的作品便能重新体验到。他使我们得以避免他曾落入的陷阱，或者像他一样摆脱陷阱。……纪德是一个不能代替的典范，因为他与别人不同，他选择了变成他自己的真理。

——萨特《活着的纪德》

作为艺术作品，这本书（《窄门》）真是没什么可说的了。从头至尾都是逻辑严密的。关于书中所表现的基督教问题，我还有许多疑问：您究竟持何种观点呢？您的这本书是基督教作品吗？您是否仅仅把上帝刻画成一个残酷而沉默的暴君呢？对我来说，您的书是关于新教的一份无价的资料，它使我明白了很多以前对我来说模糊不清的东西。新教没有圣事，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实质的。这不再是一种各个部分都颇有功效的、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人必须靠

自己的努力来获得一切，上帝的介入很少而且不确定。那些想接近上帝的最高贵的灵魂只会陷入焦虑。

——保罗·克洛岱尔写给纪德的信

纪德在欲望的驱使下，想要做一些有悖世情和常理的事。纪德把自己身上互相对立的两种行为倾向归因于两种力量的互相作用。一种是代表一切真善美的上帝的力量，一种是代表黑暗和邪恶的魔鬼的力量；上帝的力量是一种约束的力量，魔鬼的力量是反约束的力量。每当纪德感到无法摆脱自己身上的恶习时，他认为那是受到魔鬼控制的结果。当纪德意识到魔鬼的力量使他更容易得到快乐时，纪德渐渐学会了用魔鬼的力量来对抗上帝的力量，有时纪德甚至愿意以魔鬼的代言人自居，因为那会使他更有理由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但是尽管魔鬼可以为纪德的行为充当挡箭牌，可却无法消除他内心的矛盾和负罪感。

——勒巴普《纪德传》

纪德的不受约束的思想在《背德者》中得到充分的阐发。……小说的描写是倾向于人可以任凭本能的驱使自由行动的，尽管小说的名字将米歇尔称为背德者，而且在小说结尾，作者写道：“我解脱了，可能如此；然而这又算什么呢？我有了这种无处使用的自由，日子反倒更难过。”这句话只写出主人公的惶惑心情，他带着一种多少有点忏悔的心情叙述往事。然而作者并没有对这个背德者给予谴责，相反，他谴责的是家庭、社会和宗教的约束给人性带来的损害。

——郑克鲁《社会的批判者——纪德小说的思想内容》

译本序

人性的沉沦与人性的窒息

柳鸣九

《背德者》与《窄门》，往往被人当作纪德文学创作中两部相对称的作品，其原因在于，两部作品各自的主人公在道德问题上体现了不同的对称的倾向，在前一部作品里，主人公为了追求官能的享受而背弃道德，后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则为了保持完美纯洁的德行而坚拒尘世的欢乐与人间的幸福。这不仅仅是对称而已，简直就是对立，各走一端，由此，人们又把这两部作品作为纪德思想中尖锐而深刻的矛盾的明证。

纪德的确是一个极为矛盾、极为复杂的作家，他身上的矛盾表现在很多问题上，甚至有时达到了二元对立与分裂的程度。对这个问题，我相信以后将有机会提供出另外的例证并专门加以论述。在丛书的这一集中，我们把这两部作品选编在一起，倒不是由于它们在表面上的某种对称或对立，而恰巧是着眼于它们的共同点：它们同为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病态人性的描绘与剖析，它们同样体现了批评的意图与醒世的目的。

《背德者》在纪德的作品中比《窄门》占更重要的地位，它既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性沉沦的一份形象的资料，也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文明危机的一份真实的记录，它还确凿无疑地反映了纪德本人思想中的深刻矛盾。

在这里，主人公的沉沦并不是一种简单化的堕落，它混杂着复杂

的矛盾与哲理的内涵，甚至还具有某种合理的因素，它最初是以正常人性的发现与复归作为其起点的。

小说中的米歇尔，曾经表述了这样一种关于人的认识：世上本来存在着“真正的人”，他保持着自然的形态与原始的力量，而宗教却弃绝他，书籍、教育、文明也力图取消他，竭力要以其积淀在他身上糊上厚厚的文明的涂层，使他丧失了本来的面貌，使他的血肉之躯完全覆盖在如同脂粉一样的涂层之下。这种认识对米歇尔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反思与苏醒，因为，他一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不断地被涂上一层层文明的“脂粉”。首先，他母亲给了他加尔文派严肃的宗教教育，向他灌输了种种信仰原则的同时，也把古板严肃的作风传给了他；而后，从十五岁起，他被父亲带领走进了故纸堆，在各种古文字、死文字中度过了青年时代，直到廿五岁，“几乎只跟废墟与书籍打交道”。在他这种没有真正的实际生活内容，因而既不懂得生活，也不会生活的灰色生活中，他也成了一个灰色的没有生趣的人，甚至人正常的机能也在这种厚厚的涂层中快完全萎缩了，他的身体衰弱到了弱不禁风的地步。于是，自然而然，他婚后很快就大病一场，险些丧命。不过，这倒成为一个转变的契机。为了与死亡斗争，他被迫改变了生活方式，他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沐浴阳光，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这样，他又恢复了生机与健康，成为一个强壮的人，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有了上述的反思，并下决心要“抖掉身上的涂层”。

事情发展到这里，是完全合理而正常的，米歇尔在仰望蓝天、谛听流水、承受清风、呼吸花香的生活中恢复活力的愉悦，不正像贝多芬第六交响乐第一乐章所描写的，过惯枯涩生活的人一投身于田园美景之中，就胸襟舒畅、精神亢奋、意荡神驰、步履轻快的愉悦一般？毫无疑问，读者也随着感到了一种愉悦，正如听田园交响乐第一乐章时的感受一样，而且，小说中米歇尔这一生的转机，还蕴含着一个由

来已久的传统的哲理。

早在两个世纪之前，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伟大思想家卢梭，就曾热情地歌颂了人的自然状态与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指出了阶级社会中的文明与人本性的对立。在卢梭看来，原始的人由于生活在大自然之中，享受着大自然，也经受着大自然的磨炼与考验，都有健康的机能、强壮的体质、敏捷的行动、勇敢的精神以及多方面的身体技能，随着人类社会阶级文明的发展与人所受到的各种文明规范的束缚的增加，自然人就随之而蜕化，“人在变为生活于社会的人和奴隶的时候，就成为懦弱的、胆小的、自卑的人，他的温柔软弱的生活方式使其体力与勇气同时衰颓了”（卢梭：《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而安逸则还使得人“更加显著变坏”（同上）。对此，卢梭认为：“我们要是保持自然对于我们所规定的那种简单的、一律的和孤独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几乎可以把那些不幸全都避免了。”于是，回到自然中去就成为卢梭哲学体系中的一条有力的纲领，他著名的教育哲理小说《爱弥儿》，就贯穿了这一主体思想。在这里，他致力于提出使文明社会的人尽可能接近自然、返璞归真、医治“文明病”的一整套方案。尽管卢梭对人类文明社会与人类文明正反不分、良莠不辨，因而其批判流于笼统，过于偏激，但他哲理中那种厌弃统治者、安闲者、高贵者束缚人、奴役人的文明规范的愤慨精神却无疑是战斗的、有革命性的，他把纯朴者劳动者与高贵者闲适者、把“庄稼人的粗布衣服”与“廷臣的锦绣衣袍”加以对照与对比的立场，他认为在“粗布衣服”之下才能“发现有力的身躯”的美学理想，无疑是激进的、有民主主义性质的，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一种高亢的格调，它像一股强劲的风激荡着它以后的时代思潮，不断地引起回响与“变奏”。十八世纪末，那部轰动一时的小小说《保尔和薇吉妮》，固然就诗意盎然地表现了卢梭这种博大的回到大自然中去、返璞归真的哲理，即使到了十九世纪，

司汤达、梅里美这类作家在自己某些著名作品如《意大利遗事》《卡尔曼》《高龙巴》里，不也吸收了卢梭学说的营养而派生出对苍白无力的资产阶级个性的厌弃与对粗野不驯的性格、强烈狂暴的行为、原始强悍的力量以及蛮荒的风土人情中一切较少被资产阶级文明沾染的东西的追求？

我暂时不在本文里谈论纪德的《地粮》与十八世纪这一启蒙思想传统的关系，纪德的这部有代表性的名著早于《背德者》四年，于1897年出版，在廿世纪初一个时期内，像一股清新的风吹拂着一代知识分子，我们将来还会有机会专门谈到它。在这里，我只想指出，《背德者》里米歇尔的复生就体现出了卢梭主义的余绪，他仿效袒胸露臂的农民赤着身子晒太阳，他投身于清凉的泉水之中，他躺在草地上舒展自己，他夜晚打开窗户睡觉呼吸新鲜空气，所有这些生活方式与情趣，都使我们很容易想起卢梭的《爱弥儿》中爱弥儿所接受的“回到大自然中去”的教育；他觉醒后的反思中所说的那个“古老的人”，即宗教与书籍所要取消的那个“人”，就是卢梭主义中的“自然的人”“原本的人”；他所说的当代社会中的人身上，既有遮盖了真形的覆盖层，也有覆盖层下“真正的人”，脂粉下的真皮鲜肉，与卢梭所说的“人的现今性质中”有“本原的”与“人为的”两种成分是一个意思；他要摈拒宗教与祈祷，下决心靠自己的力量来救自己已入膏肓的病体，其实就是对传统的基督徒文明的拒绝，而转向期待人的自然生机；他要抖掉自己身上的覆盖层、脂粉层而露出自己的真皮鲜肉，则简直就是对卢梭的回到大自然中去、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这一号召的响应了。果然，他不久就对资产阶级社会中那些迎来送往、繁文缛节，对沙龙里的聚会、交谈、趣味，产生了一种卢梭式的激烈的反感，甚至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他也注入了自己这种新的思想汁液，他赞美与宣扬古代民族古朴的伦理、“缺乏文化的愚昧状态”、原始的

野性的倾向，批评“发展到绝顶的拉丁文明”如何凝固僵化、“阻止思想同大自然的任何珠联璧合的接触，以表面的持久的生机掩盖生命力的衰退，形成一个模式，思想禁锢在里面就要松弛，很快萎缩，以致衰竭”。所有这些，显然不乏卢梭主义的气息。

然而，正如伟大与渺小往往只有一步之差一样，正确与谬误亦常近在咫尺，紧随着米歇尔人性觉醒与人性复归而来的，正是米歇尔人性的沉沦。他恢复了健康，却开始追求官能的享乐，不久，就产生了一种恶癖——同性恋，并且不能自拔，他放荡无行，缺德自私，使贤淑温良的妻子玛丝琳郁悒成疾，又得不到必要的照顾，最后凄然逝去。在米歇尔的这个故事里，邪恶的癖好同性恋与作为人的缺德自私，构成了他人性沉沦的两个主要内容。他本来获得了卢梭主义的活力，但很快就走向卢梭主义的反面。

虽然这部小说涉及了同性恋这个令人厌恶的恶癖，但由于它描写的隐晦程度比《红楼梦》“甄顽童茗烟闹书房”一回中的描写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具体的描写，这就使这部小说不失为一部可读的书，无碍于风化的书。而且，他向我们提供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性沉沦的一个例证，即使我们不说它是人性堕落的例证的话。

的确，这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病态的习癖，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性沉沦的表现，虽然西方世界的同性恋者公开地力图证明这种癖好是自然的，要为它争取合法的地位，但仅就它已成为廿世纪可怕的瘟疫艾滋病广为传播的温床一事而言，就可看出它的危害性了。使人感到惊奇的是，这种恶癖在现代化文明高度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即使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里，感染了此种恶癖的亦不乏其人。而且，它还早已出现于一些最严肃的作家的笔端，甚至像尤瑟纳尔这样的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兼杰出的人文学

者亦不例外。如在《阿列克西或一场无效战斗的条约》中，一个已婚多年的男子，终因其反常的同性恋心理而抛弃了自己温良的妻子，离家出走，与《背德者》中的米歇尔颇为相似；在《一弹解千愁》中，埃里克为什么对索菲这个美丽而热情的少女如此冷漠、如此残酷，而对她的哥哥孔拉却一片深情，这里面也被作者安置了同性恋的蛛丝马迹。文学映照社会现实，文学现象是社会现象的反映，同性恋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与文学内容，正标志着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危机，也暴露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朽的一面。

当然，这种恶癖并不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早已产生于古代奴隶主的荒淫无度之中，也曾产生于封建时代地主阶级的骄奢淫逸之中，而且，不分外国与中国，也不分西方与东方，这一点通过历代文学的描写是不难看到的。法国当代文学中的经典名著之一，尤瑟纳尔的杰作《阿德里安回忆录》中，那个雄才大略而又兼具文采风骚的古代罗马皇帝阿德里安就有此癖；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巨著《红楼梦》里，封建阶级的公子哥儿贾宝玉也染有此好。可见，这种毛病是富贵思淫欲的腐败生活的产物，是富贵者的人性病态，它更为普遍地产生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活优裕的资产者的环境里，也就是必然的了；这正如娼妓与卖淫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比在任何其他时代更为商品化、公开化、合法化，因而也更为普遍存在一样。在《背德者》中，米歇尔就是不止一次用钱为手段来换取这种邪恶的享乐的，而且，他所损害的对象，往往是出身贫贱而不得不受人指使的纯洁的少年。他的行径与资产者仗其权势玷污良家妇女或用其金钱嫖娼妓的性质没有本质的不同。

米歇尔人性沉沦的另一主要的表现，是他的背德。道德问题是一个具有很大的相对性的范畴，对于道德问题理应做具体的分析，在道德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社会阶级的伦理规范，特别是适应统治阶级